



龜山先生集卷第三十一

墓誌銘

御史游公墓誌銘

吾友定夫既沒之明年其子某自歷陽涉大江詣予而告曰先君之友惟公為最厚今既葬而幽堂之銘無辭以刻恐遂堙沒無傳焉敢以是請予告之曰如先公之名德皎如日星雖奴隸之賤皆知之其流風餘韻足以師世範俗豈待予言而傳乎然昔在元豐中俱受業於明道先生兄弟之門有友二人焉謝良佐顯道公其一也三年之間二公相繼淪亡存者獨

予而已追念平生觸事無一不可悲者今吾子以銘見屬舍予其誰宜公諱酢定夫其字也建州建陽人初與其兄醇俱以文行知名於時所交皆天下豪英公雖少而一時老師宿儒咸推先之伊川先生以事至京師一見謂其資可與適道是時明道先生兄弟方以倡明道學為已任設庠序聚邑人子弟教之召公來職學事公欣然往從之得其微言於是盡棄其學而學焉其後得邑河清予往見之伊川謂予曰游君德氣晬然問學日進政事亦絕人遠甚其在師門見稱如此則所造可知矣公於元豐六年登進士第

調越州蕭山尉用侍臣薦召為大學錄改宣德郎除博士公以食貧待次奉親不便就擬知河清縣忠宣范公判河南待以國士事有疑議必與之參訂移守潁昌辟公自隨為府學教授未幾還朝復秉鈞軸即除公大學博士已而忠宣罷政公亦請外矣除齊州簽書判官廳公事用年勞改奉議郎丁太中公憂服除再調泉州簽判上皇即位覃恩改承議郎賜緋衣銀魚代還召為監察御史磨勘轉朝奉郎出知和州歲餘管勾南京鴻慶宮居太平州兩乞再任以八寶恩轉朝散郎磨勘轉朝請郎知漢陽軍磨勘轉朝奉大

夫以親老再乞宮祠除提點成都府長生觀丁太碩人憂服除知衡州移知濠州不數月會從官謫守衡罷歸寓歷陽因家焉宣和五年五月乙亥以疾終于正寢享年七十有一是年十二月丙午與夫人合葬于和州含山大是城鄉車轅嶺之原用治命也公自幼不羣讀書一過目輒成誦比壯益自力心傳自到不為世儒之習誠於中形諸外儀容辭令粲然有文望之知其為成德君子也其事親無違交朋友有信蒞官遇僚吏有恩意雖人樂於自盡而無敢慢其令者惠政在民戴之如父母故去則見思愈久而不忘

筮仕之初未更事縣有疑獄餘年不能決公攝邑事一問得其情而釋之精練如素宦者人服其明比年以來編民困於征歛而脩奉祠館市材調夫無虛月所至騷然公歷守四郡處之裕如雖時有興造民初不知而事集此在公特其糝糠耳無足道者故不復縷載若其道學足以覺斯人餘潤足以澤天下遭時清明不及用而死此士論共惜之非予一己之私言也曾祖尚祖禮之不仕父潛贈太中大夫娶呂氏封宜人有賢行事舅姑以孝聞友娣姒睦族人無間言公素貧不事生產夫人攻苦食淡能宜其家其內

助多矣先公三年卒享年六十有六子男七人爲文
林郎洪州司兵曹士卒于官擬掾握皆蚤世損迪功
郎前授歸州司刑曹士掞將仕郎拂未仕皆業儒世
其家女一人歸時之子適孫男三人女五人有中庸
義一卷詩二南義一卷論語孟子雜解各一卷文集
十卷藏于家銘曰於戲天乎胡不憇遺方時清明哲
人其萎道雖不行斯文未忘百世而下其傳有光

莫中奉墓誌銘

公諱表深字智行邵武人也曾祖辰仕為三班奉職
祖及不仕父說當景祐寶元間士方以聲律決科而

君獨以窮經為務自閩陬數千里外羸糧跣足至京
師從泰山孫明復徂徠石守道先生游講明道術還
家杜門不復求仕進以公恩累贈至通議大夫公自
幼聞過庭之訓問學有家法是時安定先生居雪上
為世儒宗公往師焉一見竒之謂公有器識異曰所
至未易量也自是浸以名聞於時元豐二年登進士
第調洪州豐城尉未赴丁通議公憂服除再調建州
建陽縣主簿秩滿用薦者移撫州宜黃令適丁母碩
人憂不赴終喪授鳳翔府好時縣令好時在隴右為
劇邑號難治公至明約信令而人化服終三年無一

人犯重辟者仇齊路險絕車輿不通邑人病之久矣
公諭父老鳩徒計工治為坦途往來便之侍郎張公
舜民領漕事見而謂人曰莫侯可謂知為政矣其為
利非濟人溱洧之比也率同列交薦之改宣德郎知
泗州以信縣事憲司有繫囚事聯省曹吏以枝辭蔓
其獄六更推治不能決命公往治之一問而情得人
服其明民有持牒棄妻屏子者公詰其所由曰以病
而貧力不足以相收故及此非得已也公惻然憫之
曰吾為長民之吏使人父子夫婦不相保當任其欲
者其誰歟於是出私錢賑之里巷編氓感公之義皆

協力以周其匱急故其室家復安如初比公之行是
人與其妻孥攀號於道見者咸嗟嘆之公惠政及人
有以厚風俗者多此類也上皇即位覃恩遷奉議郎
賜緋衣銀魚除真定府路都總管司勾當公事會中
宜之安撫朱公紱以公兼領帥事賴公頗多秩滿通
判新安除御史臺主行用中司不召赴都堂審察除
光祿寺丞未上遷開封府司工曹事朝廷更錢法命
夜下公適直宿陰為處畫人無知者黎明揭示大悉
詳下吏不得搖手為姦尹陞對被獎諭遂以公之名
聞于上睿旨親除左司錄事中都都不治吏習以為常

黠胥舞知玩上文移鉗紙尾以進官署唯唯謹公
察其尤無良者治其一二一府屏息無敢習故為傲
慢者並條恃權倖雖沒一悉趨之公為折其短獨未
嘗少屈乃諷言章政和三年出公為廣濟軍司錄事
士論惜之而公處之恬如也久之朝廷察其非辜起
知睦州公曰文正范公清獻趙公嘗守是邦其遺範
未遠也循而守之則無餘事矣已而郡大治民至今
思之過朝除知饒州東歸待次毘陵愛其土風欲營
菟裘為歸休計於是力請宮祠除提舉西京嵩山崇
福宮未幾告老宣和五年六月丁未以疾終于常州

私第之正寢享年七十有一是年十一月壬申塋于
宜興縣清泉鄉之梅林原公為人端勁有守孝于親
友于兄弟人不問其言畜幼孤如己子蒞官臨政嚴
而不苛寬而有制故吏畏其威民懷其德決滯訟去
民瘼洞照幽隱雖逢其族迎刃立解世之名能吏者
皆自以為莫及也公自奉議郎或以年勞或以恩典
九遷至中奉大夫賜三品服封文安縣開國男食邑
三百戶娶方氏太常少卿贈金紫光祿大夫諱嶠之
女有賢行能宜其家累封至令人男二人曰多聞通
直郎監鎮江府排岸司曰多見迪功郎明州慈溪縣

尉女二人長適宣教郎知襲慶府鄒縣事朱年次適
迪功郎信州州學教授江文中孫男三人曰革曰萃
皆登仕郎曰蒙將仕郎孫女二人尚幼晚自號如如
居士有文集十五卷曰如如集既葬其孤請銘於予
予與公有平生之舊知公為詳義不得辭乃為之銘
曰獵德之勤積之在身府寺踐更蔚乎有聞出蕃于
外施惠於民去思不忘久而彌新百世之傳視此銘
文

錢忠定公墓誌銘

宣和六年三月五日龍圖閣學士正奉大夫致仕錢

公以疾薨于毘陵私第之正寢享年七十有一訃聞
天子詔特贈光祿大夫賻賜加等下所屬郡伙助其
葬其家上公行事于朝考六家書謚曰忠定越明年
正月壬寅諸孤護其喪歸葬杭州大慈山之原既乃
詣予泣而言曰先公勲德載史氏易名議行著于太
常褒贈崇卹具存恩典終始光榮昭于一時惟是幽
堂之刻發揚其親同為不朽者宜有以稱大懼隕越
弗克以承子責敢以是請予與公有同年之舊義不
得辭乃叙而銘之公諱即字中道其先出於顓帝之
後曰陸終封於彭城至子孚仕周為錢府上士遂以

官命氏子孫稍遷居下邳至漢末遜公避亂徙烏程
又徙錢塘之臨安忠懿以吳越入覲公之高祖以宗
屬錫官遂居京師為開封人曾大父子節故任右班
殿直祖昌濟故贈朝奉大夫父垂範故任朝散郎知
太平州致仕贈銀青光祿大夫自皇考占籍宜興今
遂為毘陵人公天資雋茂稚齒已如成人年十三居
母喪哀慕毀瘠見者感動既冠游太學以文行知名
於時熙寧九年進士第授安州司理叅軍吏有誣
服自盜抵死屬邑具獄上於郡公明其寃狀守將喜
而謂曰劾縣獄當得賞答曰治獄得情乃其職擠人

以論功非吾志也聞者歎服章敏滕公甫力薦之稱
有氣節異時必為名臣移博州防禦推官知杭州臨
安縣丞異時縣民轉徙豪右冒墾其田官不能直者
悉奪還之流冗復業又除二稅積弊以蠲民瘼至今
邑人頌其遺愛調福州觀察推官福廣為七閩都會
獄訟繁夥連帥悉以付公府無留事丁銀青憂服除
調睦州軍事推官三衢有寃獄久不決屬部使者以
問里宿怨檄往按治挾薦牘動公風欲鍛鍊以快其
私至則折獄平允所全活者二十三人或問之對曰
吾寧老冗選中豈忍以數十人覓一薦哉未幾改宣

德郎丁文安郡夫人憂服除知穎昌府郟城縣脩奉
泰陵期會嚴促乃躬自監督役均費省人樂趣事先
期告具會汜水霖潦敗橋府亟以屬公三日橋成人
服其敏繼奉二后園陵辟為京西轉運司屬官有不
下司體究採石事事領於內侍使者憚不敢乃請代
往按治不撓收罪之尤者寘于理王博文帥郟延薦
為經撫司官夏人有來歸者當命以官公察其言色
有異詰問屈服果所遣謀者崇寧中朝廷欲撫納西
羗久而不至主帥憂之檄巡行塞下宣諭德意旬日
監軍貴酋款塞降附者至數百人代還賜對稱旨除

提舉郟延路弓箭手蒐簡精密占籍者皆為戰士盡
括閑田為將吏冒占者以廣招募初塞上給田人一
頃馬半之牧者不足供芻秣畜馬日久至是始增之
槩給一頃人獲其利而邊騎益衆矣就除陝西路轉
運判官王師收復銀州被旨專董芻糧飛輓夙辦第
功居最延帥經制五路邊事除郟延路經畧安撫判
官兼總管勾權帥事久之經制罷帥復領舊職涇原
兵失利渭帥與總管爭訐於上論者請付獄以正軍
法數遣官按治觀望奏報不直特旨命公遂馳至涇
源具得其實以聞且言劉安种師中有功邊陲願少

寬假以責來効上從之劉安止降秩士論大愜崇寧
中陝西鈔幣日輕視銅錢不能十一而官俸獨給鈔
錢在職者不能贍官曠不補事有浸瘵因建言倍給
選人之俸凡攝事者理任受舉許同正員人樂就職
百瘵具舉公自為幕府以方畧聞後稍權帥事將使
指望實益孚上深知其才驛召赴闕亟命入對上問
西人兵力公曰夏國本數州之地盜據靈夏浸以疆
大元豐中兵其城下羗戎壅河決水土馬幾殲遂
無成功上曰靈武終不可取耶公曰戎狄之民皆兵
也居不糜廩食動不勞轉輸故便於用衆雖兵之去

來飄忽如風雨而不能持久又其所短也願申戒邊
臣嚴飭武備蒐練戎士積粟堅壘先為不可勝之計
以觀其釁屈其所長而乘其所短則可以得志矣上
又問大寨泉可取否奏曰臣聞其地逼近靈武曩時
進取號為得策計慮不審亟築亟退反為夏人所有
距漢界百餘里地皆瀉鹵無水泉古所謂瀚海也間
有之不可飲馬口鼻皆裂大兵不可往審問邊將皆
以為然上首肯之翼日除直龍圖閣知慶州兼環慶
路經畧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再入謝上宣諭曰屢
詔環慶進築久而無功今當屬卿乃謝而言曰陛下

過聽以任臣顧雖綿簿敢不罄竭仰承睿訓旬日凡
三進對所陳邊防利害攻守計策甚衆上深嘉納之
事多施行削藁不言陛辭乃賜三品服以寵其行詔
趣之鎮即日就道初紹聖中城清平關關之左右皆
沃壤地曠絕無扞蔽人莫敢耕牧乃即關之東西築
徐丁臺葦章填賜名曰安邊城曰歸德堡東西相望
控制要害包地萬餘頃人得以縱耕其中歲收以數
萬計公私利之初城徐丁也一日下令遣發諸將聘
貽不知所為公曰亟往即事比及境上大兵已集芻
粟板築之物無一不具三日而城畢夏人駭歎服其

神速環慶自大寨泉退衄之後士氣沮傷至是復大
振踰年移知延安府兼鄜延路經畧安撫使馬步軍
都總管河東陝西皆邊夏國人使文檄往來獨由鄜
延號為西邊門戶凡中國移檄與諸路理辦疆事率
由延帥刊定以付邊吏夏人書檄至密閱其當受與
否諸邊皆稟覆行自公至烏延每屈之以禮朝廷初
用八寶夏人以所賜御寶大於曩時言於邊公令邊
吏諭以御寶度數非臣下所當議拒却不受自是西
人畏服使人入境所舉小不如式劾引伴者坐之移
檄夏國責其失禮其後至者皆惕息惟謹無敢縱以

生事初羗人又拒命上許其納款謀者數言將進誓表而累歲不効公策知敵情言羗必不來然至與不至不足問當嚴備以待之耳因條上備禦之策上以為然除集賢殿脩撰乃城清遠鎮邊二寨以遏賊衝增築龍泉御謀二城保聚邊民吾圉益固大觀初閔輔饑民流至邊因上言常平官失職使流冗就食塞下則邊粟益貴且非所以示夷狄宜令所在資遣還鄉以振給之詔從其請民得復業秋大霖雨傳言敵聞城壞將大入寇諸將請起卒之踐更者以益兵朝廷下走馬章敕諸道增嚴備禦他路調兵騷然獨鄜

延按堵如故因上言臣審料夏人決不寇邊迄冬果無警諸老將皆服公料敵精審詔以公守邊鎮靜備禦有倫除徽猷閣待制仍再任西邊恃蕃兵弓箭手為用異時患蕃官侵擾莫敢繩治乃悉為約束犯者無貸自是皆獲安業人心感服戰守賴之鄜延邊袤千里而諸城踈逖敵易乘閒乃增置杏子鎮青盧移萬世屈丁堡東接河東西連環慶聲援相屬彌縫邊隙敵不得間除顯謨閣直學士復再任再上章懇辭不允政和初內侍童貫宣撫陝西法有弛張可從宜者得罷行之長安萬物騰躍衆貨益輕乃嚴設科條

欲力平之計司承望風旨取市價率減什四違者重
寘于法民至罷市又行均糴法賤入民粟增估金帛
以償之下至蕃兵射士之授田者咸被抑配全陝騷
然幾至生變帥臣諸司不視利病奉承推行惟恐後
公獨以為不可極陳其害章上不報時貫方用事權
傾中外人皆為之危慄而抗章繼上言益切至士大
夫聞章中詆貫論事多質直語往往爭傳誦之坐是
貶永州團練副使永州安置然平物價均糴亦為之
罷在永數月上思其忠亟復徽猷閣待制除永興軍
路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兼知永興軍府事在道改

知興仁府朝廷復行夾錫錢乃申敕公移一準銅錢
槩用無偏府中帖然旁郡官私與民出納自為輕重
民疑以撓交易不通始大愧服乃視興仁為法尋移
知青州兼京東東路安撫使至鎮改充河東路經略
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兼知太原府以童貫領宣撫
使奏乞辭避璽書褒答不允河東諸司與被邊屬郡
如代嵐石麟府咸許以事宜聞時傳虛聲以勤憂顧
公曰闔寄當以靜勝乃嚴戒邊吏凡制事必慎擇可
信者重以賞罰御之自是警奏不妄邊陲晏如政和
五年春以足疾乞領宮祠章五上乃得請提舉杭州

洞霄宮復微猷閣直學士盜發幫原聲震東南起知
宣州捍蔽江左或告公曰宣歙俱鄰於賊歙破即宣
危矣公誠久病可以力辭公曰方急難中豈人臣愛
身時也乃扶疾就任時寇兵逼屬邑民大震擾公之
威名凜然人恃以安郡境賴之迄用保全上心嘉賞
除龍圖閣學士賊平以疾乞致仕章三上未報特召
赴闕除河北河東宣撫司參謀乃力陳老疾不足備
驅策詞意懇至遂得請特授正奉大夫致仕家居三
年以疾薨薨之夕有星隕于寢室之上公剛毅方正
見義敢為不可回奪雖犯權要蹈患難不顧也胸中

無城府推誠待人洞見腹心特已甚嚴而遇下明恕
臨政愷悌人不忍欺又任帥闔不為貴倨闊略細務
聽訟折獄纖悉得情而歸於寬厚民尤感服雅以清
約自將一介不妄以取與延帥圭田皆在極邊將吏
役所部為之耕種歲入千計公至是乃捐其地募弓
箭手絲毫無取更兩鎮凡十餘年量敵慮勝動中機
會每以疆吏生事為戒嘗語人曰為國守邊安危所
繫但當宣國威靈嚴於自治使夷狄不敢侵侮邊陲
得以晏然是為稱職若規小利召戎起釁圖尺寸功
冀幸寵榮吾不忍為也識者以為至論凡所辟薦不

假人以私必視其能拔自部曲多為一時名將號為
知人性誠孝每以襃贈不逮其祖為恨遂以所得官
奏乞回授特旨從之敦穆宗族恩意備至常遇郊恩
舍其子孫先官猶子斥俸餘置義田宅凡近族子孫
聚而居之養生之用皆取具焉有文集三十卷奏議
七十卷娶同郡胡宗說之女封碩人先公十二年卒
贈淑人子男二人長曰耦承議郎真州排岸次曰毅
朝奉郎通判亳州軍州事以學行吏能見稱於世一
女適從政郎江寧府溧陽縣丞胡朝孫男九人曰徽
言登仕郎曰太冲曰如愚曰康錫皆承務郎曰保衡

通仕郎餘四人并女尚幼銘曰烈烈我公惟時干城
威加羗戎一塵不驚嬖倖恃權狂瀾稽天

龜山先生集卷第三十一

龜山先生集卷第三十二

墓誌銘

陸少卿墓誌銘

公諱愷字疆仲姓陸氏其先吳郡人六世祖權唐末
為建安縣丞值中原亂不克歸因家福州之候官故
今為候官人曾祖中和贈職方員外郎祖廙任左侍
禁父長賓任大理寺丞累贈通議大夫母吳氏贈太
碩人公自幼穎拔不群博覽彊記元豐初未冠游太
學標望絕人一時名儒徃徃忘輩行踏門願交元祐
更新學校祭酒孔公武仲得其文奇之稱譽不離口

學者益歎慕之元符三年登進士第調廬州司法參
軍太守龔公原一見待以殊禮侍御史彭公汝霖祭
酒今丞相白公時中俱薦試學官召檄至公曰吾困
科舉二十餘年晚得一官朝廷不吾知欲使之裹飯
復入場屋吾不能也卒辭不就崇寧大興學校郡以
公兼掌錢穀士不之教官之廬而公之戶外屢常滿
矣執經考疑虛往實歸秩滿用薦者遷通仕郎丞相
劉公正夫以給事中兼領外諸司辟公管勾文字閱
半歲改宣教郎外諸司罷公之子調官齊南憐其少
求與之近乞監密州板橋鎮鎮瀕海舶至多異國珍

貨吏習為姦欺以漁取公以身先之一毫不以償海
商便之以外諸司賞典轉奉議郎又以八寶恩轉承
議郎逾年御史中丞石公公弼辟為檢法官已而石
公以罪去坐是二歲不遷吳公執中復以儒學薦召
至政事堂除大府寺丞明年遷司農寺丞磨勘轉朝
奉郎上方搜訪人才劉公以中書侍郎有異眷薦士
三人以公為稱首賜對稱旨擢司勳員外郎車駕幸
尚書省轉朝散郎遷光祿少卿劉公既相除宗正少
卿方將力薦引以自助劉公遽以病去故弗克寺脩
玉牒公纂緝上臨御以來政事之大者十年為一書

上之轉朝請郎磨勘轉朝奉大夫太常少卿缺員有旨遴柬丞相鄭公居中余公深以公啓擬命下之數日侍御史張樸進對論事畢上忽謂樸曰朕用陸某奉常識其人否樸對陸某老於儒學有士望上深然之崇寧置議禮局至是并歸禮寺公於擬議參訂為多又脩因革禮二百卷上覽嘉之轉朝散大夫磨勘轉朝請大夫求補外乃以直徽猷閣知均州關決庶務無鉅細劇易皆親之吏斂手不敢為非先是人情農不知灌溉之利公出郊為之勸相人始盡力歲大稔父老勒石道傍為耕者之勸公之愛民出於誠心

自因旱禱龍祠三日不雨公對神自咎曰守土之不職宜留其身民何辜將不粒食矣因泫然左右為感動未旋車大雨鄰郡飛蝗蔽地千里過境弗下父老以公出迎拜以手加額曰微公德化所感民其餓殍矣襄鄧大饑仰粟于我郡人請閉糴公曰今天下一家非秦晉比奚此疆彼界之異晉之不義春秋猶譏焉吾不忍為也於是轉輸相屬于道飢民賴之以濟其為德厚矣三舍之法罷士不知所歸公至聚生徒擇屬吏之有學行者為之師講肄課試悉視成均郡人爭遣子弟獻腴田以資其費唯恐後士風復振公

於暇日又時往臨之申之以孝弟之義郡大治士民
詠歌之為均陽樂十篇以頌其德未幾受代到闕除
知泉州未行得疾終于京師實宣和六年四月辛酉
也享年六十有五娶黃氏有賢行配公無違德子男
五人曰震承議郎大學博士以學行知名於時曰渙
宣教郎開封府刑曹掾曰鼎以疾廢不仕曰巽曰需
皆將仕郎諸子俱好學有立女適從政郎汀州司儀
曹事薛銳孫男六人女二人公少孤事母以孝聞其
為人敦厚篤實一言之出終身可復遇人以禮無貴
賢愚之間平居恂恂似不能言者徐而叩之聲聲

無倦其文純深析理論事足見其志其為詩平淡清
遠有晉人之風雖應用辭章咸有典則踐更省事殆
十年同進者衮衮登禁從公回翔不出故列無滯淹
之嘆嘗謂人曰吾學古入官期以報國利民顧天下
事非輔相大臣不得行非諫官御史不得言非侍從
之臣不得與國論今又處朝行無一毫補殆非素志
吾老矣得一郡為朝廷布宣德意牧養小民其可也
遂抗章力請既得郡治有成績如其言士論躡之公
在均陽歲荐豐築亭臨漢上時從僚吏往游焉與民
同樂又賦詩以廣其意郡人悉播之樂章至是聞公

之亡登是亭者皆為之感涕諸孤將以七年十二月
辛酉葬公于懷安縣之馬鞍山以毘陵守何公充之
狀來請銘余未暇作也葬有期又不遠千里走僕致
書速余銘昔余在熙寧中與其兄忱相友善是時公
尚少頡頏諸兄間眉宇秀發意其必為令器以詩見
貽有成人風度已而學益進行益脩挺然為時聞人
則余之知公蓋在諸公之先也雖位不稱德而見於
事業者亦足以垂世傳後矣乃為之銘曰昔公兄弟
聯車至止公方妙齡鸞鵠停峙問學日滋浸以文鳴
旋登手朝為時名卿出藩于外蔚有成績飛蝗不下

神監其德邦人之思形於詠歌勒銘幽宮百世不磨

曹子華墓誌銘

君諱璪字子華其先金陵人避李氏之亂徙居江陰
故今為江陰人曾祖諱某祖諱某皆不仕父諱某故
贈朝議大夫母朱氏贈恭人曹氏自高祖以來無顯
者至君之世父確始以文行知名於時熙寧更新學
校遴柬天下名儒訓迪多士公時在選中擢為國子
直講學者翕然師尊之曹氏遂有聞於世君之昆弟
幼從直講公為學得其緒言紬繹不懈故皆屹然有
立初朝議公塲屋不偶退屏世累從桑門之徒游比

其亡也清寔滋甚君亦以累舉不售相其兄力治生業不計有無資其弟以學其後家日益富而弟璉卒以名進士登科通金閨籍君與其有力也其為子而孝於親為弟而恭其兄為兄而友其弟篤於愛欽中外無間言性夷易不為畦畛與人言洞見心膂故人富為厚薄一於誠而已晚益閑放以詩酒自娛杜門索居終日兀如也靖康元年四月癸亥以疾終于家享年五十娶趙氏有賢行配君無違德子男一人曰嶠舉進士女一人適登仕郎慕容邦弼有孫一人未

名以是年某月壬辰葬于縣之順化鄉黃山之原其孤娶余之女孫以其叔朝請公之狀來請銘乃為之銘曰積善在躬壽胡不多天實為之命也柰何瘞銘新阡其永不磨

向太中墓誌銘

向氏自微子封於宋左師成始見於春秋秦漢而下無顯者至文簡公起布衣相真宗勲名載國史繼以欽聖憲肅皇后配神宗以盛德母儀天下向氏遂為著姓公諱某字某文簡之曾孫欽聖憲肅之從弟也生而有異稟自幼不戲弄八歲而孤哀毀如成人及

長挺然有立為衆所欽憚用憲肅恩補右班殿直調曹州定陶尉監秦州酒用薦者移伏羗城兵馬監押又用薦者移通遠軍管界巡檢特旨差熙河路計置物貨局陝西轉運使奏辟催促錢綱四遷至西頭供奉官遂以太子右司禦率府率致仕以子封遷太子右衛率又四遷為右驍衛將軍官制行四遷為武功大夫萊州團練使榮州防禦使換文資兩遷至太中大夫致仕靖康元年六月七日以疾終于正寢享年六十有八公雖出於貴胄而清約如寒儒嗇於自奉而親族之有匱急者則周之不為有無計字兄之孤

與已子人不見其異也中外輯睦無間言諸子游社四方有以鮮衣獻者輒歲之不服曰昔吾父母未嘗有也於人無德不酬而有負於已者未嘗形言色嘗寓居棣州之七里鎮清河水暴泛居人危懼公身率千餘人負土築隄為捍蔽隄成水至不為患鎮人德之至今不忘定陶素多盜公為尉威望隱然盜潛伏出境無敢犯者涖事所至有能稱年未及奉身身而歸用不究其才論者惜之然居都城幾三十年優游卒歲視天下無一物足以櫻其心者其所得多矣祖諱某故任國子博士贈開府儀同三司守太尉祖母

二李氏皆累封太夫人父諱某故任西京左藏庫副使母王氏封太康縣君娶夏侯氏朝奉郎某之女有賢行配公無違德累封令人子男十二人曰某中奉大夫權發遣京東路計度轉運副使某武經郎河間府路安撫司準備將領為國死事贈武功郎某中奉大夫河北河東路宣撫司勾當公事某朝請郎知虢州盧氏縣事某儒林郎知太原府平晉縣事某通直郎新中山府司錄事某忠翊郎監通天門某迪功郎新渭州白馬縣丞餘皆蚤世女九人長適宗室右班殿直令鍾幼適文林郎吳弁餘皆先公卒孫男二十

七人女十六人某女長適進士王叔夏餘並幼諸孤將以是年七月某日葬公于豐臺村狀公之行請銘於余余雖未及識公而與其子游習聞其風舊矣乃為之銘銘曰公於軒裳脫若蟬蛻清約自將其德靡悔有子之賢慶流必長將大厥聲公為不亡

孫龍圖墓誌銘

公諱諤字正臣邵武人也崇寧中有旨改名遂以字行曾祖諱昌齡祖諱文準左宣德郎父諱迪太常博士同提舉兩浙市易司累贈通議大夫公幼敏慧讀書數過輒成誦不忘既冠登進士第授池州司法參

軍通議以公素謹厚靜默寡言笑恐其不更事而司
法民命所屬不可忽故令就學律明年試大法中第
一是時舒王用事中書置五房檢正遴柬天下賢才
以濟公方筮仕而以材名在選中除監制敕庫制敕
庫用士人自公始未幾除吏房習學公事同編脩中
書條例同列皆極一時之選其後列侍從居要津者
相屬也習學例一考即真公未閱歲丁通議憂去職
復除會罷習學官再監制敕庫仍多攝五房職事因
議司農法駁其不當者大臣力主之公猶反覆論不
已忤其意又嘗叱堂吏語有所侵大臣聞而疾之造

為訛上語以聞賴神宗仁聖察其無根得不坐會庫
吏編進條目漏常程劄子三道公已自陳再進矣大
臣交詆之出為睦州司理參軍公兩為宰屬嘗與國
論矣蓋今尚書都司之任侍臣之資也一旦屈於偏
州下吏人意其不事事而親吏牘鈎獄情委曲周盡
畧不見遷謫容爛廬酒戶之僕乘醉督逋歐欠者至
死引其主為之唱主誣服邑上其獄為重辟首公閱
牘得其情曰歐之日主適外未還安得有唱即日釋
之青溪民有訴匿上者詞已伏而容色若有寃者詰
之則曰託者飲我出書云已使人置錘於舟底酒酣

醉歸卧舟中比及城登岸猶未醒其家執書以索而舟已去矣儻舟非有素莫識為誰公為緩其獄物色之求儻舟者甚急而舟人負鎗來告且曰我聞孫檢正治獄不可欺故以自歸也睦人至畫像祠之元豐五年復召為重脩編敕所刪定官書成論賞就循一資充詳定省曹寺監條貫刪定官三年改宣義郎元祐四年監在京都進奏院六年遷左宣德郎除太學博士以大父母春秋高乞就吏部調通判建昌軍將行除太常博士乃謁告歸省而後就職王文公賜謚有定二博士有欲為其文極言推尊自結於用事者

公當筆輒推其次蓋事有近於追逐時好以取世資終不屑為也紹聖元年遷秘書省正字二年權發遣梓州路轉運判官八路差遣例多沮襲拘礙注擬不行熙寧元豐間許在任官前期一年射闕每一官闕則徧問屬郡應入之人其後前期射闕之法廢須罷任以到銓為先後之次則人人身在銓所矣而徧問之法猶存往復待報有彌年者公私病之公建明季闕榜十日非次及過滿見闕五日限滿如吏部法定差朝廷善之仍頒其法七路行焉先是瀘南羅始党八姓生夷自元豐中收服團結為義軍三十一營歲

月浸久其數著籍者皆名存而實不足驟覈之必至於故生事公為建言朝廷初以羅始党八姓依七姓十九姓熟夷團結者止欲羈縻遠蕃漸令習漢化矣今夷情已安則八姓前闕義軍之數可置勿問今而後遇有闕因犒設夷首使轉相譯問以本族願補者充從之至今為便三年遷承議郎四年移成都府路轉運判官成都為蜀劇部公裁處暇裕而事細大畢集相度開興助正益并建明差選職令條制人情愜當所奏皆可至於增置武寧諸軍般買眉戎歲米皆長久之利也召為尚書刑部員外郎辭不拜改吏部

員外郎復懇辭前後章六七不允既就職賜對從容請儒臣討論官制而補完之以成一代之典追配周官有旨條具以聞會言者擢公元祐辨訢論罷職出知南劍州未赴遇上皇登極恩遷朝奉郎賜緋魚袋召為司勳員外郎遷朝散郎除右司員外郎靖國初差點檢皇太后園陵文字還朝除秘書少監國子祭酒崇寧改元兼權秘書監中外期公朝夕且進用而抗章力請補外除直龍圖閣權發遣江淮荆浙等路制置發運副使初蔡太師京一見公竒之為戶部尚書薦以自代及與政欲以公為刑部侍郎辭免曰某

昔嘗免刑部郎今為侍郎非所安曰以為他曹何如
又辭曰異時聞從官闕大臣有以其名進者上未以
為然公秉政宜慎所引毋以不肖累君子太師意未
已會有傳公趣與新政異者遂罷發運知潤州未幾
得管勾杭州洞霄宮公曰吾志也大觀元年遷朝請
郎二年以八寶恩遷朝奉大夫洞霄再任用恩復請
差提舉舒州靈仙觀一日盥櫛更衣謂家人曰生死
去來無足深悲惟念佛不忘是真吾眷屬言訖而瞑
實三年己丑七月二十一日也享年五十有九是年
十二月二十六日葬于揚州江都縣善應鄉顏村青

龍岡之原從治命也母黃氏再適游氏封同安縣太
君公欲便親闈故卜居高郵盡斥先世資產與諸弟
而俸餘稍稍買田築室為伏臘計多病早衰常欲謝
事自屏物外恐傷慈懷故不果公天資夷曠貌如其
心平居恂恂似不能言者一旦坐官府胥吏紛紛持
牒互進公各使盡其意徐以片言折之群吏帖耳結
舌不敢出息退而相語曰公神明也不可欺樂善急
義重然諾薦士每先寒素不可干以私識慮精敏多
人意所未到閑居七年未嘗以一字至公門兀兀自
守泊如也妙洞心法於佛書無所不觀手錄要義皆

成誦其屏聲色黜滋味蓋篤信而然非疆絕之也常有疾得異方須鸚鵡公素不殺而厲物以衛生不忍為也故藥久不就忽有鷲禽上死之墮庭中公得而餌之疾隨愈此殆神相非人力可致也公於刑書中悉詳盡世之名知法者皆歎莫及而朝廷欲以刑官處之弗居也於陰陽星曆之學皆精到而未嘗一言及之異時嘗苦天官曆火木二星及蝕時刻多不合與姚舜輔所撰曆互有踈密委官考詳前後有異秘書不能決有旨命公校之其說遂定九宮貴神壇位失次悉釐正之皆因事而見蓋公以儒學自將該洽

有文而以法家術數名世非其志也有奏議解經雜著文集四十卷藏於家前娶劉氏追封真定縣君今夫人劉氏贈太中大夫處約之女孝謹冲淡克配君子封靖安縣君男二人長曰鉅假將仕郎蚤卒次曰鎮脩職郎今為池州司兵曹事女一人適文林郎洪州司兵曹事游撫靖國郊祀當任子引舊比薦其弟誠有司持元豐法不報後六年宗祀卒以誠為請今為奉議郎知廬州慎縣事公既沒十有三年其弟誠始以游公狀來請銘乃為之銘曰一德不回踐更三世不附于時其節靡悔不殺之戒誠通于幽有隕其

庭疾已隨瘳刑名星曆詳盡精到法家者流非志所
好公之神明其德可欽百世不朽勒歌于珉

龜山先生文集卷第三十二

龜山先生文集卷第三十三

墓誌銘

忠毅向公墓誌銘

某年月日虜騎襲陳余時在行朝得報謂同列曰陳
守向公必死矣為之廢寢食者累日未幾訃至人或
問曰方今雄藩巨鎮重兵棄城而遁者踵交於道惟
陳無高城深池以為阻固以千百惰羸之卒當狂虜
屢勝之兵雖庸人知其不敵矣避其鋒而去宜無不
可者何自而知其必死也余曰公之忠精貫白日非
死生禍福能易其操者其素行然也余以是知之聞

者莫不欽歎其孤將以其年月日葬公於其所某原以通判潼川府朱某之狀來請銘余告之曰公之伏節死義有諫臣之章議行易名有太常之誄褒贈之典布在天下其勲烈不待余言而傳也然公自筮仕以來所至皆有風績可書世人或未之知也亦不可湮沒而無傳乃叙而銘之公諱子韶字和卿故相文簡公之曾孫欽聖憲肅皇太后之再從姪也世為開封人曾祖諱某故任國子博士贈開府儀同三司守太尉曾祖妣李氏封太夫人祖諱某故任西京左藏庫副使祖妣王氏封太原縣君考諱某故任太中大

夫致仕贈通奉大夫妣夏侯氏封碩人公生而有異稟不安嬉戲莊重如成人比志學即游賢關清約如寒士人不知其為相門后族之子姪也其疆學自勵至焚膏繼晷不少懈同舍相與語曰君子之於學也息焉而後能勤其學君何自苦如是公愀然對曰家門衰替敢不強勉而自惰乎如永嘉劉安節輩皆伊川先生之門人有識致訝其語因問之曰公家富貴聞天下三郡王日奉朝請仕于中外以才望顯者甚衆何謂家門衰替也公曰先丞相事業寂寥久矣安節壯其言引為忘年交元符二年與國學薦欽聖聞

知喜甚補假承奉郎三年擢進士第唱名集英殿欽
聖登紫雲樓密令宦者引公至樓下視之翌日錫賚
有加注保州司法參軍有旨改承事郎皆特恩也承
差監京炭場會有族人除太府卿以親嫌罷改授簽
書荆南府節度判官廳公事是時公方冠初未更事
而練達政體如素宦者知荆南馬城噐其才府事多
賴之城去董必代公嘗具袍笏而必以短帽束帶見
之必為人簡嚴屬吏無敢忤其意者公移書責之不
少屈秩滿知蘇州吳江縣蘇人私鑄黃錢流布一路
諸邑聽民自便郡守是之公獨以為不可為書極言

其害下令禁切之一縣無敢犯者中司論其事詔置
獄繩故縱之吏諸邑皆曰太守之命也吳江令嘗力
爭以為不可書具在公聞制使來自謂理湏被逮即
具舟束裝以俟吏及門即行初太守意公必抗論
不從為功比公至卒無一言及太守者守甚德之而
後信其為仁人君子也獄成自太守而下皆貶秩公
獨賞一官其後太守孫公傑召諸邑會議欲一大保
置一鼓樓保丁五人以備巡警盜發則鳴鼓以相聞
公曰一大保二十五家而已如吳江外鎮有合境不
過五里者無慮數百家若二十五家置一樓則不可

勝計矣又以數十人持挺更巡則其間不無彊悍不逞者迺相侵陵則鬪爭自茲始矣不可為也郡守意欲必行之不從公持之益堅逾月不能決同列厭苦之謂公曰不若稟令而歸到縣則措置在我矣公曰不可稟令歸而不行則有司得以慢令罪我矣久之卒如公議大觀三年除開封府右曹參軍明年轉朝散大夫李彪欲言蔡京擅權誤國書草具未上有告其事者丞相何公取旨下彪開封獄有司謂彪謗訕大臣欲置之重典公以未上爭之李孝壽尹開封依違不斷丞相張公用公議薄彪罪已而京復相御史

論彪獄不當乃流彪海島李孝壽已死追所贈五官更追三官公時已去職監在京進奏院追三官停任四年叙朝散郎監保州鹽酒稅五年以建儲赦復朝散大夫提點信州大霞宮未幾除知虢州不就六年差主管西京外宗室財用外宗室之法未出仕者計口給食至是有養子以增數者公與同官高大中論曰財用不足患之細也蓄養他人子則本支亂矣公乃建議為之措畫以去其弊宗室財用以黃河退灘地淮浙園田及常平贍學所不取者充案牘隔遠吏緣為姦隱漏不可勝計公手自翻閱盡得其情量入

為出無匱乏之患判外宗正趙士暎常患不給公笑而不答他日出其大數沛然有餘士暎服其明焉七年移管南京外宗室財用俄復職舊任宣和元年除知虔州又除知建昌軍未赴除夔州路轉運判官朝廷議罷新開邊郡公條陳利害請罷榛播思珍四州及其縣同官謂珍不可廢公爭之不能得乃罷三州而珍州至今以為不便久之瀘南郡帥劉亞夫復用夷冉萬要議請開溪州路南通辰沅西抵瀘戎置一州二縣詔發潼川府及夔州兩路兵輸錢糧辟官屬瀘南騎兵至涪州責錢絹甚急公率同官王蕃論奏

其事蕃意難之公曰若有疑某自具奏蕃乃同上疏曰頃年龐寅孫守夔割開邊隙是時欲建溪州冉萬要曰險阻深僻不可為郡縣今萬要與冉蠻老以仇怨相攻乃更建議開路且路之所經者十有一族而七族被誘四族不出四族者蠻老在其中又有蠻由丹一族以人為糧彼萬要意在報仇假官軍以殺蠻老耳且自昔夷人納土請置州郡必先通路創屋以俟王人官司遣人相視然後調兵儲糧經理其地今請吏者未集山谿未通遽遣三師深入不測是委肉於餓虎之蹊也事大不便奏方上而大役已興矣郡

邑騷動蕭然煩費人心震恐識者危之公又為書上
二府申御史臺極陳開邊徼置州縣以蠻夷弊中國
之害爭論甚力俄得可報亞夫削官其役遂罷夔路
廉訪使者曹東請築瞿唐關乃唐夔州故土也山嶺
越溪谷樓櫓城壁費甚廣請置兵三千屯守公白尚
書省曰世亂則守險世治則去險而居平陸守險者
所以固疆圉居平陸者所以杜覬覦故前代割據夔
州附瞿唐關本朝削平僭亂丁謂薛頰乃移夔告魚
復以就平土今無故勞民費財而啓戰爭又屯兵于
外太阿倒持若一夫閉關奮臂則夔州無兵可抗非

久長之利東怒欲以他事中公竟不能而瞿唐關止
因其舊而增葺之卒如公議六年使還入對延和殿
首薦寒士上皇頷之曰進賢受上賞當路沮格之不
報除知蔡州下車去貪暴屏巨猾寬逋負舉下吏可
任以事者然後興學校延見儒士有縣令循舊例獻
遺利以入公怒公判其狀付州學養士前守許份議
開小河泄積水功大不能就公論其非於部使者曰
小河淺狹不足容諸水之入徒費財力有害而無利
乃罷其役八年主管亳州明道宮俄知徐州靖康元
年近臣薦公材堪出使除京東轉運副使戶部尚書

聶昌以國用不足諷諸路進羨餘知密州郭奉世與昌有舊進萬緡昌薦諸朝請賞之以勸天下公劾奉世曰一路財用有餘不足相補設使密有餘財當具數聞部使者通融計會資兵吏之費安可不卹大計不顧他州進通用之財徼非道之寵不罰奉世無以懲姦而主計近臣首開聚斂之端浸不可長士論躓之於是上旨下京東治其事會昌入副西樞故事不竟奉世罰金而已山東乂苦李彥暴虐朝廷初罷梁山灤稅燕山夫錢黜興利之臣民猶凋瘵木復盜賊相扇屯聚公條具民間利病十餘事上之丁通奉憂

解官與諸弟居淮寧府會蔡州關守州人邀使者馬首願得公三年使者上其事而蔡已除新守矣乃起復就除知淮寧府公三拜章乞終喪不許公視事六月虜兵至陳公率諸弟城守勵戰士開諭百姓曰汝等墳墓之國去此何之吾與汝當以死守之虜晝夜攻城公親擐甲胄冒矢石遣其弟子率赴東京留守司乞援兵未至虜益其衆城陷公猶率衆巷戰力屈被執虜坐城欲降之酌酒於前左右按令屈膝公植力不動手罵之遂見害時年五十實二年二月二十二日也有陳揆然記其處公弟中奉大夫新知唐州

事子褒朝請郎子衮迪功郎子某皆見害家已破散
揆入其府取公誥勅藏之季子鴻六歲乳母抱去遇
虜奪其母棄兒井中有出之者虜又擊之一夕復活
他日過復抱藏民家後公子沈奔喪乃得公遺骸并
誥勅及鴻以歸後二年子率守儀真遣人至淮寧訪
尋得公季女於民家時年十一娶夏侯氏封令人先
公八年卒男十人女五人讓將仕郎混洵及三女早
亡護將仕郎溥通仕郎洳溥瀚及洛汝為虜騎所掠
未知所在沈登仕郎鴻以褒典補將仕郎孫女一人
諫官上疏曰臣伏聞去冬夷人入寇諸路守臣或望

風逃遁傑然以忠義自奮誓以死守者陳州之向子
韶是也至城陷猶率衆巷戰與介冑之士同斃于兵
革之下行道之人稱頌咨嗟忠義之士憤發激昂願
下明詔褒子韶忠義之節優加爵秩以旌顯之搜求
其後而錫賚之天下聞風孰不踴躍奮厲為陛下盡
死節乎五月二十七日有旨贈三官四資本宗有服
親將仕郎時秀州兵亂害武功郎江東西路經制司書
寫機宜文字辛安宗有旨贈五官與六資恩澤諫官
再上疏曰今戎事未息一賞之行萬衆觀聽朝廷出
於無心而見聞者妄意輕重又况邇來守土之臣望

風奔避者不可一二數如子韶城陷猶能身率餘兵
巷戰致死誠可載之信史無愧古人以勵臣節一時
恩贈所宜特厚豈當更居安宗之下於是詔贈二資
恩澤特贈通議大夫以之有言用兵以來伏節死義
者甚少朝廷所以風勵之有未至也望明詔禮官凡
臨難不屈死節昭著者特賜之謚使得垂名不朽亦
風勵節義之一端也太常以公名聞有旨賜謚忠毅
聞者聳然以為效忠之勸公為人端慤夷易不事表
襮一言之出洞見心膂通奉公篤於惇族公承其志
率諸弟分俸以均給本房之未仕及待闕者遠方珎

異必以時至通奉有疾衣不解帶與人交主於忠信
不為浮文末禮以投衆人耳目書尺不過一幅語嚴
而意盡所至必與君子長者游暇則觀書門無雜賓
與人議論衍衍然必反復曲折歸於至當發為辭章
典雅溫厚有唐詞人之風自始仕由幕職至縣令退
為筦庫進而處刺史二千石一以誠意為主不以色
辭假人故居官可紀去必見思至其蹈大難臨大節
而不可奪非苟然者蓋其胸中素定也高才遠識未
究其用而遽至此嗚呼命矣夫銘曰虜人侵疆橫流
稽天取義舍生維公則然秉節不渝幾至覆宗旻天

不間懼此鞠凶季子之幼亡而復存神實相之將大其門褒贈之榮永光窀穸忠毅之名千古無斁

章端叔墓誌銘

公諱某字端叔姓章氏八世祖及為康州刺史自南康徙居建州之浦城其孫仔鈞仕王氏官至太傅仔釗為泉州團練副使兄弟俱有功於閩故號仔釗為小太傅仔鈞之後居西村仔釗之後居珠林自是分為二族宋興幾二百年西族世有顯人珠林久不振至景德中公之大王父始以進士中甲科而位秘書丞公於熙寧三年繼登科第而後珠林之族浸顯矣

公資穎悟方幼學已能屬文年十四即辭親求師友薄游江淮間殆十年能自力卒以名聞於時初調撫州臨川尉盜有劫行商殺人者吏以杖辭蔓其獄連逮者以十數累日情不得公呼囚令環坐以事驗之俄引三人出曰汝實為盜餘悉縱之使去三人者卒伏其辜無異辭其遇事巧發竒中類如此人莫能測也就移壽州壽春令大臣有以公孟子義進者詔付秘書省除應天府國子監教授用舉者改著作佐郎官制行換宣德郎知越州山陰縣事山陰號繁劇訟牒日紛至公處之裕如也巨猾陸璋輩竄易戶名以避

征役公閱籍具得其姦狀坐流配者數人老姦宿贓
屏跡聽命無敢復為欺者邑大治境內有海塘渚水
漑民田歲久堙塞不治為旱患公鳩徒濬之仍為經
畫為久計民至今賴焉秩滿轉奉議郎監左藏北庫
哲宗即位轉承議郎通判宿州先是南京押綱侍禁
史士宗侵耗官米數百石反訟倉官交納不公獄久
不決朝廷以委公至即片言折之士宗雖坐流竄而
自以為不寃又兩遷為朝散郎繼丁親憂去喪久之
除太府寺丞轉朝請郎召對稱旨除府界提舉常平
等事鄆陵舊有雙泊河數溢為民害二縣以開濬為

請公為親行堤上得舊河經始之意本欲殺惠民河
水流而歸之蔡河稍加開濬則惠民之注契益悍而
蔡河不足以吞納則為害滋甚不若增濬河外故道
雙泊雖溢可恃以無患是歲河朔飢民流而入畿甸
者不可以數計公召而廩給之因以用其力故堤成
民不告病而飢者得以全活公私之利益兩得之也
上皇即位轉朝奉大夫未幾除知虔州為江西劇郡
俗健訟公下車痛治妄訴者一人迄公去無或干政
犯令者是時承平日久屢豐年天下諱言灾傷無以
民病告者公還朝首言淮甸歲凶宜加振恤大臣初

雖不悅而公誠意懇惻故卒從之翌日遣使大發倉廩而民賴以濟公之力也崇寧初黨論復興義士膠口無敢竊議者公除郎官得旨陞對抗言元祐臣寮削秩投荒皆緣國事陛下即位稍令內徙道路交慶今復刻名著籍禁錮其子孫恐非陛下本意臣竊惑焉上雖優容之然亦由是與時論不合矣會宰相曾公布得罪言者因以微文詆公從坐降一官罷尋知秦州遂掛冠退居吳門未幾上記其姓名特旨落致仕復知秦州之官數月即乞宮祠得提舉舒州靈仙觀崇寧五年六月八日以疾終于平江府之私第享

年六十二歲以其年十二月十六日塋于吳縣長山鄉仕墟村道士塢之原公莊重簡默而接人以和氣行已蒞官一本於誠不表襮以自售其論天下事不苟不隨期於當理而已方元符末議役法請循元豐為便或疑其朋附及崇寧陞對抗言黨錮非是聞者駭汗乃知公之用心合天下至公無彼時此時之間公以是數忤權貴竟以不遇公仕於朝兄弟請別籍公盡以已所當得田業均之且立券與之約毋得輒典賣而其後兄弟之子有破其產者卒賴此以為生公之傳族為之長慮蓋如此公平生無女妓珍奇之

好獨讀書萬卷增校精至手澤具在有文集二十卷
孟子解義十四卷曾祖故任秘書丞祖故不仕父故
任通直郎贈朝奉大夫娶沈氏起居舍人諱季長之
女也封宜人公襟度簡遠未嘗問生事然奮羈旅起
家闔門千指有宅以居有田以食夫人之力也其經
理家事無巨細皆有節法豐而不侈儉而不陋正睦
中外雍如也自政和以來四方無虞仕進者以攀附
為榮而夫人每戒其子曰宜安素分遠權門盜賊且
起無遠官以貽吾憂諸子仕者謹奉其戒卒無患聞
者服其遠識建炎二年八月二十五日以疾終于正

寢享年七十有四以是年十月二十二日祔葬于公
之兆子男八人長愿宣教郎知杭州臨安縣事次師
中早世次慤迪功郎池州士曹掾次愈迪功郎福州
士曹掾次惠次憲次懋次哲皆業儒未仕女四人長
適宣教郎知舒州宿松縣事孫寔次適朝散郎直祕
閣廣東路提舉常平等事王舜舉次適奉議郎秀州
司錄事邵勳次適奉議郎主管亳州明道宮呂弼中
孫男女二十二人建炎之初其子憲不遠數舍詣毘
陵踵吾門而告曰先君之亡二十有餘年矣而無幽
堂之銘其盛德中行恐遂泯沒無傳焉敢以是請父

龜山先生文集卷第三十三
之餘未暇作也又遭母夫人之喪復以書抵余而請
之益至余雖不及見公而公之子憲哲從余游義不
得辭也乃為銘使歸而揭諸墓上銘曰奮身羈窮砥
節不移遵義而行不苟不隨黨籍之興公獨有言為
人不能展矣直賢銘以昭之庶永其傳

龜山先生文集卷第三十三

